

第七章 結論

本論文採取分別論述的方式，將夏丏尊的人生歷程分為學生、教師及編輯三種身分以探討各階段的生活重心，也探究其人生思想中的改革意識、宗教情懷及對日態度的雙重風貌。由於夏氏在教育界的獨特貢獻，因此另闢章節探討其教育理念及實踐方式，也因為他在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地位，而對其文學創作及其他種類的作品進行探討，期能透過上述章節對夏丏尊其人與作品清楚而系統的論述。整體而言，夏丏尊兼具「文學家」及「教育家」的雙重身分，筆者將從這兩方面做一總結，分別探討夏氏在現代文學史及教育史上，該有何等的歷史定位？而對照今日的文壇及杏壇，他又能給予人們怎樣的啟發與借鑒？以下便分述之。

第一節 「教育家」的夏丏尊及其教育貢獻

夏丏尊的「教育家」形象深植人心，學生將他的教育方式比喻為「媽媽的教育」，教育界視他為「愛的教育」代表人物，夏氏因領導教育革新而被稱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四大金剛」，他主張要「豎了真正的旗幟，振起純正的教育」，他也確實在教育崗位上堅持著這個信念，友人憶道：「魯迅以革命思想喚醒千萬個青年，先生則從為文為人的基本作法上培育了無數的青年。先生的一生，長者的形象多於革命者的形象。」¹夏丏尊從未加入任何的政治團體與黨派，他只將教育工作視為他的終身事業，可說是始終堅守教育本位的志士。

夏丏尊的許多教育主張至今仍值得借鏡，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提出「人的解放」、「個性解放」等口號，教育家們則提出「個性主義」、「發展個性」與之呼應，夏丏尊主張以「人」為背景的教育，他認為學生求學的目的是受教育而非受教材，「自由教育」也是發展學生個性的教育實踐，表現在知識自修、技藝自習、自律自訓及自治活動等方面，學校行政制度也充分給予學生自由參與的機會，學生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自然得以適性發展。當時教育界普遍認為學生應當為學習的主體，夏氏反對傳統灌輸式的教學法，主張「自學」及「自己教育」，意即學生應由消極的教學受體轉為積極的學習主體。受到周作人引進新村思想的影響，夏氏也提倡生產勞動教育，他認為這是健全人格教育的重要方式，並可藉此領會人類生活的意義，夏氏的這些教育理念在在顯示出他與五四時期的教育改革者踩著一致的步伐。

¹ 柯靈、楊幼生：《長者丏翁》，同註7，頁227。

真誠摯愛的感化教育是夏丏尊另一重要的教育理念，他認為教育的本質當是真摯的情感，否則只能說是空虛、無生命的教育，並主張真正的教育必須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這有賴於教育者秉持愛的教育理想。「人格感化」是情意教育的實踐方式，他認為教育者應以高尚的情操、過人的才情及深厚的學養作基礎，昇華為具感召力的精神氣質與人格魅力，如此被教育者方能心悅誠服。夏丏尊以一貫的真誠態度面對教育工作，他不愧為一位真正的人師，嚴元章認為：「『良師』該是一位『人師』。一位『教人』的教師，一位教學生學做人的教師。」然而經師易當，人師難為，因此「一般教師大概傾向於當『經師』，不傾向於當『人師』。所以兩千年來『人師』很少，『經師』卻不少。」²夏丏尊以宗教的精神獻身於教育事業，不論是身教或言教，皆以其真摯的情感貫徹感化教育的理念，他為教育界留下的是一個充滿教育愛的長者形象。

夏丏尊致力於推動新文化運動，積極地領導語文教育的革新，極力擺脫舊式私塾的教學窠臼，具體主張包括改採白話文、傳授注音字母、研究國語教授法、提倡真實的寫作態度等，其中最特殊的是根據杜威「五段式教學法」所擬定的「問題教學法」，其特點在於注重教學雙方共同研討的過程，打破了傳統國文教學信息單向流通的封閉狀態，充分展現了教學民主的精神，這種教學法在當時產生很大的影響，然而這卻是研究者甚少關注的史實。探討夏丏尊的語文教育，必須論及語文教學著作的範疇，如此才能全面地建構其語文教育理念，也才能為他在語文教育史上的貢獻作出客觀的評論，夏丏尊編寫許多有益於語文教育的書籍，包括語文教科書、國文輔導讀物及文學概論等種類，這些作品具備教學的科學性以及學習的有效性，前者體現於著作編排的科學化及注重基本能力的訓練，後者則表現在以故事體裁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借助大量實例闡明文法規則、將抽象的說理具體化等。五四運動之後，白話文被引進國文教材中，除了舊式教師能力的不足外，語文教科書也面臨文白過渡的問題，夏丏尊的語文教學論著提供教師在這個過渡時期教學法的參考，也提供語文指導讓學生有所遵循。夏丏尊認為閱讀可以作為寫作的基礎，透過閱讀可以帶動寫作能力的提昇，這個觀點便提高了閱讀在語文教育史上的地位。夏氏這些語文教學論著的問世，標誌著我國現代語文教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建立，也代表語文學科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夏丏尊自始至終都是位教育家，他早年投身於教育界奉獻心力，後期的人生重心雖以出版編輯為主，然而他將編輯出版工作與教育充分地結合，透過編輯與出版實現自己的教育理念，因而他主持的開明書店所出版的書籍刊物皆以中學

² 嚴元章：《中國教育思想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11月），頁153-154。

生為擬想讀者，將出版視為教育改革的有效工具，且由於開明書店的工作者皆是深具文學修養的學者，因此都將出版工作視為純正的文化教育工作，這群「開明人」所營造出來的「開明風」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夏丏尊的一生孜孜矻矻於教育本位工作，這正是他對「英雄」志業的實踐。

白馬湖作家群的另一主將豐子愷曾比較上海與白馬湖兩地的環境，他指出：「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山中雖冷靜，實在熱鬧，不覺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³他們選擇在這幽靜的一隅腳踏實地的從事教育工作，尉天驄曾經讚美白馬湖畔的文人們：「他們大多是五四時代的知識份子，處於那個令人有著無限感傷的時代，曉得非從廣大的群眾教育著手不足以徹底達成革新的工作。」又說：「中國人慣有的安詳和耐力，已讓人透過那股寒風感到另一種無以言說的溫馨，為什麼呢？因為就在嚴寒中，已經讓人因為有著泉湧而來的希望而在生命中展現了一個燦爛的春天。」⁴這群文人並非隱逸於這湖光水色中，而是在這塊淨土實現他們的理念與抱負，後人可以從他們的工作實績感受到他們所迸發出來的教育熱情。

夏丏尊故居「平屋」已捐贈給上虞縣政府，據夏弘寧信上所言，白馬湖已闢為名人文化園區，由政府出資整修，這些措施有利於史蹟文物的保存。八十年代，愛的教育成為一種有效的教育方式，開始在對岸的各個中學推行，1993年上海創立民間性的「愛的教育研究會」，是由倪美琪等教師群自發地組成，並由冰心、柯靈、謝晉等知名人士擔任該會的顧問，此研究會的「道德教育」理念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因而發展為全市性的學術研究團體。1999年，夏丏尊的故鄉——上虞縣崧廈鎮籌建「夏丏尊小學」，並於2001年9月正式招生，一群具有熱忱的教師們在這裡延續夏氏真情摯愛的感化教育，上述這些具體的例子證明了夏丏尊教育理念具有不可磨滅的時代意義。

³ 豐子愷：《山水間的生活》，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一卷）》（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頁12。

⁴ 尉天驄：《白馬湖的春天》，夏丏尊原編，曾議漢增編：《永遠的弘一法師（第二卷）》（台北：帕米爾書店，1992年6月），頁516-522。

第二節 「文學家」的夏丏尊及其文學表現

魯迅曾說明現代文學的成績：「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⁵五四初期的散文擁有極高的成就，然而小說卻是近幾年來現代文學領域研究的大宗，白馬湖作家群的作品以散文為主，風格又近於周作人散文沖淡一派，這就使得此作家群長期以來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唐翼明道：「相對於二年代到三年代，那些聲勢烜赫、旗幟鮮明、成員眾多、筆戰頻仍而激烈的文學團體和流派，...白馬湖作家群也許只能算是一個並不那麼頭角崢嶸的小群體、次流派，因此一般的文學史都不把它作為一個團體或流派來論述。」⁶八十年代後，研究者開始著意突顯白馬湖作家群的存在，在學者先進們的努力考證下，這個文學集體已然是現代散文史上的既定事實，當然，身為此群體代表的夏丏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亦是不容忽視的，這也是筆者進行這個研究的目的及價值所在。

夏丏尊的文學創作包含豐富的體裁，其中以散文小品及雜文評論為主。五四運動之後，夏丏尊發表許多冀求改革舊社會的文章，日本侵略中國時也為文痛斥帝國主義者的惡行，他持續地撰寫投槍匕首式的雜文，我們從中看到「熱情的改革者」形象。作為一位敏感的文學家，他能迅速且直接地向社會現實發出不平之鳴，對於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思想深入地分析解剖。他以關注現世的雜文創作為時代的潮流推波助瀾，作品中表現出他關懷國家社會的心靈激情以及表現人生的藝術才華，這是他身為中國人民的民族使命感以及作為文學家的良知表現。夏丏尊為人真誠耿介，其作品勇於直面現實人生，他對於所描寫的生活擁有真實的體驗，他的文字都是食人間煙火的真實感受，不僅表現出他眼中所見的世相，也呈現出心靈所感知的世界，這是他的作品具備深刻力量的根本原因。

夏丏尊是白馬湖作家群的精神領袖與情感中心，他的作品也是白馬湖散文的正宗之作，朱惠民指出「白馬湖之冬」一文：「正是由於這篇佳作，使得白馬湖從此出了名，散文白馬湖派也因此有了與其藝術特質相吻合的名稱。」⁷夏丏尊在白馬湖時期所形成質樸清淡的風格是他在藝術上的極致表現，平凡、平淡的格調與他平生處世的性格一脈相承，即使後來他離開了白馬湖而到了上海，但白馬湖仍是他終生以求、魂縈夢牽的人生風景。文學創作是將生活真實轉化為藝術

⁵ 魯迅：《小品文之危機》，收於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台北：蘭亭書店，1986年10月），頁96。

⁶ 唐翼明：《讀張炎錫〈清靜的熱鬧——白馬湖作家群論〉》，《文訊》第178期（2000年8月），頁24。

⁷ 朱惠民：《紅樹青山白馬湖》，收於《白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5月），頁262。

真實的過程，必須是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夏丏尊擅長從身邊的瑣事取材，透過對日常生活的所見去領略人生、品味生活，由於他對日常生活細膩的觀察及深刻的體會，因此能領悟到滲透在社會深層的生活底蘊，能用理性的光芒照亮生活素材中的動人成分，因此他的散文總能發揮感染人心且於人有益的作用。

夏丏尊認為文藝必須把經驗與事實通過感情的面紗來表示，亦即必須從感情的方面刺激讀者，夏氏作品打動讀者的，首先便是真誠的人格力量，讀者可以從單純明朗的文字中感受到作者真摯的情感與高潔的品格。作品的藝術風格是作家掌握世界的獨特方式的綜合體現，也是作家的個性發揮到極致的藝術結晶，夏丏尊散文所展現的是平淡自然與理趣抒情的和諧統一，他擅長從生活本身發現獨到的意味，並透過縝密的構思呈現出精嚴的形式，運用流暢洗鍊的文字準確地表達其思想內涵，因此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種情趣美。初讀他的散文覺之淡乎寡味，但細細品嚐卻又令人陶醉，濃郁的情思出於清疏淡逸的文筆，在素淨平實的文字中，自有深刻動人的內蘊，楊牧所言：「清澈通明，樸實無華，不做作矯揉，也不諱言傷感。」⁸正是夏氏散文風格最好的註腳。

夏丏尊也嘗試短篇小說的創作，然而卻往往被文學評論者所忽略，這是因為夏氏的小說創作具有散文清淡自然的風格，且與散文之間的界線不易區隔所致。夏氏的小說作品採取直接且深入的觀點展現人生，對於小說中人物的刻畫主要是透過人物本身的話語呈現其情感及思想，角色的安排大多是功能性質，又因作品篇幅不長，因此對於非主要人物的角色刻畫往往顯得不夠具體。從小說的結構而言，夏氏對於情節組織的安排基本上是按照時間的先後次序，屬於直敘式的小說體式，此外也是按照故事的因果排列，可說是最普遍也最簡單的故事結構方式，但也不乏小說應當具有的懸宕、隱伏的效果。他僅運用少數的人物，以簡單的結構來組織故事，由此也可見他在小說創作的初探性質，也或許是因為他小說作品的數量不多，因而未能作多方的嘗試，然而以其文體家一貫的創作水準，仍使小說作品具備清新自然且凝煉精緻的寫作風格。

長期以來，文學史家在考察現代文學時，總是注重西方文藝思潮對它產生的深刻影響，卻忽視了民族文化土壤對其藝術個性和審美特徵所產生的潛移默化，若能將中國現代文學放在區域文學的座標中審查，將對現代文學有嶄新的認識。文學研究者近來對於從區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現象愈趨重視，著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者嚴家炎曾言：「如果說五四時期文學的天空群星燦爛，那麼，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別多，特別明亮。」⁹ 陳國恩亦道：「如果把新文學比作一條歷

⁸ 楊牧：《文學的源流》（台北：洪範書局，1984年1月），頁51-58。

⁹ 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理論與創作》（1995年第1期），頁10。

史長河，則沒有浙江籍作家的推波助瀾，就不會有摧枯拉朽的巨大氣勢。」¹⁰浙江突出的文學表現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問題，筆者也從浙東文化探討夏丏尊作品「清以淑」的風格，浙東人素來以「硬氣」著稱，個性較直率且對人生抱持嚴謹的理性態度，創作風格整體而論偏於冷靜寫實，夏氏作品具備浙東土味的素樸質性，即單純洗練、自然質樸，且無雕琢藻飾之跡，這是研究夏氏文學風格的一個特殊視角。

除了文學創作，夏丏尊對於譯介外國文化亦不遺餘力。柯靈指出：「夏丏尊先生個人的文學活動，翻譯多於創作。」¹¹在夏丏尊所翻譯作品中，不論是就作品的數量或所造成的影響而言，從日本所譯介的自然主義作品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國木田獨步及田山花袋的作品。夏丏尊所屬的文學研究會是中國譯介自然主義文學的主要媒介，他們一方面欲建設新文學，使之更好地為人生；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借用自然主義克服傳統小說不忠實描寫的弊病。然而中國文壇在攝取及整合自然主義時，並沒有建立起自然主義的理論本體，又由於理論的探討勝過作品的實績，於是中國的自然主義熱潮終因水土不服而消退。夏丏尊也透過日本接觸到俄國文壇，譯介作品中較重要是克魯泡特金及愛羅先珂等無政府主義的作品。關於夏丏尊的翻譯作品，除了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外，向來甚少研究者進行討論，且往往缺乏可資佐證的資料，筆者在蒐羅文獻方面投注許多心力，盼對夏氏翻譯工作貢獻的定位有所助益。

夏丏尊身為教育家，其作品大多發表在《中學生》雜誌，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他的作品意在使青年學子獲得為人處世的智慧，其作品也為自己的國文寫作主張作了最佳的示範。夏丏尊認為文藝對人生有著指導的作用，他說：「文藝實是人生的養料，是教示人的生活的良師。因了文藝作品，我們可以擴張樂悅和同情理解的範圍，可以使自我覺醒，可以領會自然人生的奧秘，再以此利益作了活力，可以從種種方向發揮人的價值。」¹²他的作品確實影響了整個時代的青年，直至今天我們仍從中獲得啟迪。

文學必須立足於作家的真情實感，體現其真生命及真見識，出於個性又訴諸個性，如此方能具備親切感人的力量，夏丏尊以人格精神作為文章的肌理，因而他的作品具有經久的魅力，不少當時及後代作家都曾受其啟迪，散文名家豐子

¹⁰ 陳國恩：論現代浙江作家群的崛起，〈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34。

¹¹ 柯靈：欲造平淡難—夏丏尊先生辰百年祭，收於夏弘寧主編：《夏丏尊紀念文集》（浙江：浙江省上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2001年10月），頁228。

¹² 夏丏尊，《文藝論ABC》，收於《夏丏尊文集·文心之輯》（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編印，1983年12月），頁135。

愷自承：「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¹³著名作家巴金在《談我的散文》中曾說：「『五四』以後，從魯迅起又出現了不少新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葉聖陶、夏丏尊先生，我都受到過他們的影響。」¹⁴時至今日，白馬湖作家群已是文學研究者所關注的論題，夏丏尊的作品是各種散文選集所網羅的篇章，也屢見收於兩岸三地的中學語文教材，即使時代更迭，夏丏尊的作品仍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本論文以夏丏尊的精神思想與人生境遇的分析為基礎，對夏氏文學創作的內涵及風格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論述，並兼及語文教學作品及翻譯作品。筆者在論述的過程中，著力於夏氏思想、經歷與作品的內部融會，並考量作品與時代環境的有機聯繫，以呈現其作品獨特的精神內質與藝術風格。作為一本初探性的論文，這裡著重在文獻的蒐集與歷史的考證，受限於筆者的學力與研究時間，在理論的深度上想必仍有所不足，但願將來學界在夏丏尊其人與其作品的研究上，能出現深度及廣度兼具的作品。

¹³ 豐子愷：《悼丏師》，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二卷）》（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頁160。

¹⁴ 巴金：《談我的散文》，轉引自陳星：《平凡·文心—夏丏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3月），頁55。